

生态景观// 生态景观的认识与实践 //

Ecological Landscape //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



郑 捷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景观总设计师
郑捷风景·建筑设计所所长、首席设计师

认识“生态”概念

“生态景观”对于大多数专业从事景观设计或一般社会大众来说，对其含义的理解主要在于以自然生境为主体的景物或场景。通过直观的景物要素来认识景观，这是对“生态景观”的概念最原始和最普通认知方式。根据百度百科所载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生态景观”名词定义，它是指由地理景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生物景观（植被、动物、微生物、土壤和各类生态系统的组合）、经济景观（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产业过程）和人文景观（人口、体制、文化、历史等）组成的多维复合生态体。它不仅包括有形的地理和生物景观，还包括了无形的个体与整体、内部与外部、过去和未来以及主观与客观间的系统耦合关系。

在此，“生态景观”视景观为——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综合而整体的概念。基于这样的概念，景观是地球表层自然的、生物的和智能的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景观这一生态系统有别于一般生态系统，与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一般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以及生物各种群之间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继往开来整体，着重研究生产者、消费者和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生态景观系统是地表各自然要素之间以及与人类之间作用、制约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它主要研究自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相互作用、联系，和

自然、生物要素（植物、大气、水体、岩石、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物质迁移与能量转换，以及基于景观的保护和优化利用之上的审美等智能活动。它们一个以生物体为中心，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个则研究地表各自然要素之间以及与人类利用之间的综合作用。生态景观这一系统坚持了自然环境的整体观念，并强调人地关系在其中的地位，将人类作为景观的一个要素，使各个要素得以综合分析，进而研究其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克服了分析上的片面性和孤立性。

与此相关，生态景观学将生态理念运用于实践，强调应遵循系统整体优化、循环再生和区域分异的原则，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提供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探求解决发展与保护、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促进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措施。生态景观学给风景园林学科带来了新的思想理念和新的研究方法。

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

相对于国际上的生态景观学研究而言，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景观学的发展历史还很短暂，开始时甚至更多地与地理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与整个社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从宏观的角度客观地审视

我们这个社会主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人觉得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最起码，我们人类对宇宙、对自然乃至人类自身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并没有解决人类认识世界本质的局限性，也未能体现出超越古人认识格局的智慧。当“生态文明”在党的十八大上被再次论及，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似乎预示着这种局面所面临的转变，生态景观学也必将迎来飞速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时代背景。

在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将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对此，理论宣传方面对生态文明的概念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和阐述。了解其中的内容我们会发现，“生态文明”与“生态景观”是一个理论系统中两个完全匹配的概念，都围绕着“生态”的具有社会学特征的内涵，体现出一种不同于带有西方文化特征的、以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乃至更多地体现出承接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的、继往开来的大智慧。

生态文明首先被理解为指代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

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生态文明被看作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文明形态，是文明史上的第四种形态。有人将农业文明比喻为“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比喻为“黑色文明”，而生态文明则可以比喻为“绿色文明”。生态文明也可以从要素区分上来理解：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多个维度。其中，物质文明为和谐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保障，政治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而生态文明则是现代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这种角度认识的生态文明要求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用文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粗放利用资源，强调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因而，生态文明表现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和自觉智慧的文明形态特征，体现出国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伦理要求，也是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同时，作为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中群经之首的《周易》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理念和信条，包含了比生态文明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中华文明精神有理由被视为我们国家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



1

1.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
西溪湿地的鱼鳞塘肌理
积淀了上千年自然与人
文互动的历史 //
郑从礼 摄

2. 法云安缦酒店 /
隐现在树荫之后的安缦
酒店套房组团 //
郎水龙 摄

小到园林、庭院，大到风景名胜、村落理景，无一不是人天同构的系统工程，它们的形成与发展都表现为思想、社会、文化、艺术和自然等要素的系统耦合、多维复合的生态体，体现出以生态环境与主题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为特点的生态性。

生态景观实践

近年来，我们众多的景观设计实践延续着我们优秀的园林文化传统，也充满了当代话题的“生态性”，完成了一批可以纳入生态景观理念的优秀案例。一系列由政府主导的，被冠以“综合整治”、“综合保护”的工程，或是由企业投资的“综合开发”项目，都在客观上提出了形成社会、经济、自然及人文等要素系统复合的多维生态网络结构的潜在要求。在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系统与整体中，都强调——人类生态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耦合，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关联，以及天、地、人之间的融洽性。不仅在要素层面贯穿了传统历史人文的线索，还在创作意识和审美体验层面体现了我们民族传统区别于西方园林文化创作与审美的一些显著特点。在我们一系列的景观设计实践中，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规划与设计，是一个典型的涉及社会、经济、自然及人文，且系统复合的多维生态网络结构的生态景观设计。它从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培育以及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主题景观的挖掘与演

绎两个层面入手，力求使西溪恢复到历史上最佳的生态环境状态，并呈现其特有的历史人文风貌，再现西溪湿地诗意的风情。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培育是在保护西溪鱼鳞塘的湿地肌理，以及桑基、竹基、柿基的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水环境的治理、植被的保护培育、生态多样性恢复等方面着手进行，主要采用了水系沟通及生物净水工程、乡土植物保护和湿地植物培育、鸟类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等措施，体现出系统性复合式解决问题的设计思路和工作方法，完全是一种生态景观的理念。

西溪湿地所呈现的风貌特质是人文的、诗意的，而这种特质是通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培育、湿地人文景观的主题营建、历史建筑的保护更新和传统民居的现代演绎等多种要素、在多个层面系统地、综合地把握来实现的；各种景点和设施的设置不仅结合公园游赏的需要、符合相互之间的整体关系，还体现出对环境条件和资源利用的针对性。整个湿地公园的内在结构和空间布局很好地体现了这些认识和理念。就二期公园游赏区来说，整体布局体现“东静西闹，南雅北俗”的特点。东侧以湿地生态环境展示、鸟类栖息地及工程湿地等科普科研体验为主，西侧主要布局“梵、隐、俗”不同人文主题的历史文化景点，南片人文景



点侧重士大夫文化主题的演绎，北片主要为水乡村落民俗文化主题的表达。而艺术家村落的布局，依托原有地形特征，由一带状景观空间来枝状串联各功能模块空间，形成一个具有西溪原生聚落特征的，传承西溪人居文化传统的艺术家村落。通过自然生态的改善和人文环境的修复，以及休闲文化主题与功能的融入，西溪湿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国内城市湿地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利用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优秀的示范。与此同时，西溪湿地的建设不仅给杭州的未来留下了一笔兼有自然和文化属性的、江南农耕次生湿地的景观遗产，在较短的时期内，还体现出对周边城市环境良好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带动周边城市快速发展的巨大经济价值，获得了非常好的生态、人文、经济及社会效益，是一个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生态景观实践要求的成功案例。

另一个案例是法云古村综合整治，以及其后的法云安缦酒店改造规划设计。这个设计以其周边所蕴含的隐性的历史文化环境作为决定其主题定位的核心价值要素。场地内外、隐性和显性文化要素的关系，以及场地周边名寺环绕且林泉清雅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以杭州山地民居为题材特色的法云古村，依附于灵隐诸寺佛教文化、并以“山林隐逸”为它整体环境景观的主题，在融入灵隐

诸寺及飞来峰的佛教文化叙事主题的同时，丰富完善灵隐景区文化叙事的结构内容，从而使场所环境进入一个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的历史阶段。

法云古村延续着灵隐寺、飞来峰名山寺院的山林景观，它利用山林水石的清趣来映衬村落风貌气质，在状写山林隐逸主题的同时，也构画了景观的基调。法云古村的景物空间环境系统的构建，是超越场地小环境的。场地周边大环境在文化背景上影响着场地小环境，进而在空间形态、景物组织上决定了场地小环境的处理策略和手法运用。

法云古村除了结合场地条件的丰富变化来组织对外部环境的视廊、强调借景外，更注重整个环境内部与外部大环境的映接与过渡，期望达到与北高峰与飞来峰山林环境浑融无间的整体效果。

其次体现自然属性的山林水石成为构建景物空间环境系统的主导性要素，它发挥着既是环境背景又是主体性要素的作用；对于人工意味最强的建筑要素，在将其尽最大努力融入环境的同时，着重将其与各种景物要素（包括建筑要素）进行符合人们传统审美模式的构图组织和处理，追求环境要素整体的画面感和其中画意的传达成为设计的重心。

法云古村的设计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形的



法云安缦酒店 /

各组团的建筑生动自然地隐约于山林中 // 施峰 摄

安缦法云主创人员：郑捷、赵思霓

景物形态与无形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着眼过去、现在与未来村落的历史动态变化，进行了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研究与组织重构，体现了突出的系统结构和功能耦合的生态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以注重发挥环境资源的价值与作用、强调自然为重的理念，来形成环境空间的叙事风格和基本手法，而且表达出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于人类审美活动基础上的统一关系这样一种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核心要素，成为话题的中心，带有明显的传统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意识。

生态景观概念的表述，体现了对景观实践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地把握的生态理性，而在我们包括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和杭州法云古村（法云安缦酒店）等一系列的景观规划设计的实践中，“生态性”真正体现我们传统艺术创作思维与方法特点的地方，在于对不同形式要素进行整体把握时，那动态的、兼具理性而不失感性的创作过程。这个过程有别于具有西方文化智性（偏于机械理性）特征的认识和实践，它更能深刻反映“生态”的内涵与意义，它强调了对感性作用的认识，同时避免了失之片面强调意象的价值，具有我们传统文化特有的民族性。这正如一幅传神的艺术作品需要事先“胸有成竹”，而临案落笔之时则又应“胸无成竹”一样，我们生态景观的创作实践也有一个将所有要素进行整体地理性分析酝酿，再进一步运用感性来控制并完成的过程。这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于理性和感性之间不断反复提升的螺旋式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各种要素关系的动态的平衡和把握，从以往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变到生态整体主义，突破了以往偏重于形式之美的西方美学范式，具有典型的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特征。这其中不仅有天光水色、山林村舍等景物要素协调有序而在形态层面的和谐，还有审美情感与景物要素在意态层面的浑融契合，更重要

的是，于万物运迈与心绪流逸在动态的凑泊中，去体验宇宙韵律的和谐，并将它通过特定的形态传达出来而又超越形态。我们只有通过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内在关系的反复把握，避免自己过分追求和拘泥于对形态的刻画，而是更多地追求赋予有限形象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和更为深广的寓意感受，才能使我们的创作实践手段和过程，体现出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创作所特有的生态性内涵和特征。

结语

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精神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一朝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开始其革新的历史而能不出问题的。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于文化重建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和路径。这是基于我们传统的基本价值和核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采取调整和转化之后的举措，体现出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对于社会变革进步的基础在于文化建设的认识的自觉。

“生态景观”作为风景园林学科的一个学术概念，把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建设目标很好地对接起来，在反映学科发展建设的方向与目标的同时，也体现了风景园林学科对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重建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学科的发展，生态景观的实践必将迎来更有作为的时代和更大的舞台。

参考书目：

1. 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专题史系列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余英时作品系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8

